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SERIES
EDUCATION IN SOVIET RUSSIA

BY
SCOTT NEARING
TRANSLATED BY
HSU CHUNG TS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司各脫尼林著
許崇清譯

現代教育名著
蘇俄之教育

商務印書館發行

著名育教代現
育教之俄蘇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中華民國十七年六月初版

回每冊定價大洋壹元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司各脫尼林

譯述者 許崇清

發行兼
印刷者 上海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商務印書館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Series
EDUCATION IN SOVIET RUSSIA

By

SCOTT NEARING

Translated by

HSU CHUNG TSING

1st ed., June, 1928

Price: \$1.8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蘇俄之教育目錄

序言·····	一
一 黑暗的教育的過去·····	一四
二 蘇俄教育的組織·····	一九
三 學校前的教育事業·····	三〇
四 社會教育——勞働學校·····	三八
五 職業學校（中等學校）·····	六四
六 高等教育機關·····	八一
七 課程——教材的實驗·····	一二四
八 教法的實驗·····	一二六
九 學生間的組織·····	一四九
十 教育工作者的組織·····	一六六

十一	勞働者的高等教育·····	一七七
十二	教育的統一·····	一八四
十三	文化的社會化·····	二二三

蘇俄之教育

序言

蘇維埃聯邦以外的人民關於蘇維埃的政治已經聽過許多，關於蘇維埃的經濟亦已聽過多少，關於蘇維埃的教育卻絕少有知道的，這是一樁很可惜的事。

在蘇維埃聯邦裏面方今正在進行着的事情爲世界其餘的民衆所必須知道的確沒有比教育事業更爲重要的。世界上最廣汎的教育上的實驗在蘇維埃的學校裏面現下正在進行着。在別的地方雖亦未嘗沒有多少實驗教育的中心。這些中心往往設在花費很大祇是富有的子弟纔能進去的私立學校裏面。在無論那一國立在實驗的基礎上面的教育事業都不過祇是全體事業的極少一部分。

蘇維埃的教育實際全是實驗的。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將舊社會制度完全傾覆

了，國內戰清除去許多頹敗殘蹟。迨至一九二一和一九二二年蘇維埃聯邦的教育當局纔稍微得到些少自由的餘地，試用一能以適應他們的新社會秩序的特殊需要的方法來解決他們的教育問題。

到了一九二四年美國勞動組合特派委員能够報告說：『觀念的革命恐怕向未有大的進步。在蘇維埃俄羅斯所施行新教育制度裏面的那時候，他們已經是得到很大的進步。Brailsford 在一九二一年先已把捉着這個運動的精神。他說：「共產黨的執政正在用教育的施設來培養全俄人民的責任心和勢力。而且他們已將他們的全教育制度由默從接受和規律的原則移到「自己創造」和「活動」上面去了。』

然而蘇維埃的教育制度至今還是沒有的。蘇維埃聯邦的全教育世界仍是在實驗的段階上。實際工作在鄰近的或在同一共和國內甚至在同一城市內的學校也各不相同。同是遵奉一種學說，但所下的解釋卻互有分別。將來的蘇維埃教育就是要從這些各不相同的見解和由此發生的討論當中建設起來。

當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從舊秩序的束縛裏面救了俄羅斯的學校當局出來，將制成一適宜於勞動者共和國的需要的新教育法的大任放在他們肩上的時候，他們立刻就開始去搜索全世界。關於心理學教育學和教育法的種種書籍從德語、法語和英語繹了出來。尤其是美國學校的工作受了特別的注意。奇帕脫刺、桑戴克、杜威和其他美國的教育家在今日的蘇維埃聯邦幾乎是人所共識好比在美國一樣。這些外國的方法和理論通通都拿來研究品評。在蘇維埃的學校裏面通通都拿來試驗。現在已得了多少結果，蘇維埃的教育政策亦已由學校當局草定了幾條綱領。

蘇維埃聯邦今日已成了一個教育的研究所。教材、教法、生徒間社會的組織、學校管理委員會的組織，和高級學校對於工人農民的開放問題，凡此種種，都在實驗著。在那一方面都未有確定出一個永久的方式。教育的當局正在這些實驗裏面對於他們的疑問和他們的需要尋求正當的解答。

有些舊教育家因為蘇維埃教育制度沒有確立缺乏統一的緣故，可是不知何所適從，覺得異常失望。有一位曾經做過許多年教育學教授的說：「在俄羅斯今日

並沒有教育制度，只有一個宗教。在蘇維埃聯邦裏面也曾有過並且現在還有許多好的實驗學校，然而全般的教育制度卻很混沌，沒有甚麼希望。」

又有一位教育學教授比較的確在一點，他說：「你要理解現下這裏在教育制度裏面甚麼事正在進行著，是一樁大難事。我們自身也不明白。再過十五年或二十年請你再回來，那時節，我們許有一個學校制度，現在是沒有的。」

蘇維埃的學校對於世界其他各地的教育家其所以如此重要，就是因為這個事實。他們被強迫着要在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以這過去三十年間在西方各地所積得的教育經歷作背景，來從新再起鑪竈。現下他們極力專心去做，正是要創造出一個方式。若果他們能够不至遇着阻礙，十年內他們必定能夠產生出一個教育方式，足以爲那些代資本主義而興起的勞動者的國家立一個模範。

在其餘各國，那些教育者都是勞役於像山一般高的傳統的重壓底下。他們的手爲教育的因襲所縛束，既成的經濟制度復把持着那教育的體制不容他的方法和他的活動有多大的變更。

蘇維埃的教育者卻已由那革命的大業而脫離了定制的拘束。舊經濟舊政治的方式經已掃淨，他們儘可以百事從新再造。恐怕自從法蘭西大革命時期以來，世界上無論那處，那些教育者都未曾有過這樣的自由，來因應着社會趨勢所需要以規模他們的工作的。

最重要的有兩個問題：（一）決定這些社會的需要是甚麼；（二）決定最好是怎樣順應他們。蘇維埃的教育者現在尋求著的就是對於這兩個問題的解答。

教育的實驗在蘇維埃並不限於學校。學校系統也不過只占蘇維埃教育活動的一部分。教育工作現下正在經由下列的路線進行。

（一）教育部直轄下的教育機關，這一路包含：

（甲）學齡前在三歲至八歲的兒童教育設施。

（乙）正式學校系統由小學第一級至高等專門學校以及大學和研究所。

（丙）學校系統內的實驗學校。

（丁）擴張和郊外工作。

(戊)出版。

(己)劇場，圖書館，博物館。

(二)鄉村閱書報室，圖書館，舉行講演，設置研究班，以及其他教育活動的地方文化中心。

(三)勞動組合所設置的很完備很宏大的俱樂部，研究班，圖書館。

(四)共產黨共產主義青年團和 Pioneers 所舉辦的政治教育，文盲清除，以及工藝講習。

(五)軍隊也是一個積極的教育中心，新入伍的兵士都要在入隊後最初三十日內學識讀寫，他們仍有正式的堂課，講習社會科學和工藝的修養的科目。

(六)蘇維埃印刷局印行書籍，雜誌，新聞紙，都是立在教育的基礎上面的，而且與正式的學校系統有聯絡，抱定一個教育的目的。

(七)其他組織如合作組合，衛生部，農業部，都舉辦着大規模的教育事業。

在這裏只能夠將蘇維埃教育事業中與由學校設施的兒童教育直接相關連的那部分講。其他方面並不是沒有這樣重要。有許多地方且更值得我們注意，因為這些地方特色更多。但以一本小小的書是斷不能統括全體的，在我自己也得不著許多資料來作一個適當的評論。

關於蘇維埃教育當局現下所舉辦的兒童的正式學校事業我不能敘述得很詳細。一來我沒有許多時候，二來也沒有許多資料來緻細研究這樁事。我只能夠將在所參觀過的學校裏面所聞所見的敘述一下。中間有些的確確只是「給人看」的學校。還有些確是在蘇維埃教育的平均水準以下的。濟濟多士的師範大學應該派遣一班研究者到蘇維埃聯邦去，留他們在那裏詳細考察，以期得到那些學校設施的真相。做這種研究工夫是斷非一個人所能企及的。

我研究蘇維埃的教育實出於偶然。一年前我正在起草些關於教育的稿件的時候，我寫到一個地方，須有些少關於蘇維埃學校的材料。我往圖書館去，一心以為隨便就可以得到許多適切的知識。豈知那裏實在並沒有關於蘇維埃學校設施的

文獻。無論是法語的德語的或英語的都沒有，確很奇怪。除了那些對於教育事情並非熟識的遊俄旅客所記載的少許篇章散見各處外，我卻找不着甚麼值得注意的關係教育的定期刊物也是空無所有的像那些書架一樣。

我將那些可以下得手的撮了出來，拿來同我所需要的比較一看，我就覺得若果我要作關於蘇俄教育的文章，只有一條路行得，就是往蘇俄去。

所以去年冬季我即就道。將我在美國的圖書館內從書籍中所能蒐集得的多少紀錄也帶了去。在兩個月間我不歇地參觀學校，到鄉村及城市去，由幼稚園以至大學，足跡所至已達三千餘里。有時我以教育局代表的資格公式地到學校去，有時我隨便闖進去，走到教室裏面，拿出我的證狀來請求許我駐足。卻沒有一次被拒絕過。在這次旅行中，我和學校的人會面，自看門的以至主管當局，自幼稚生以至大學生，都和他們攀談過。我不敢說我已得到了全體的真相。即就我所看過的那些學校而論，也不過是全體的一小部分。但我已十分看透我從美國的書籍中所得那些記錄，都是不值一文錢的。我迫不得已將蘇維埃教育的課程從新學習過，但我確也深

知有許多地方還未得盡其詳細。

有許多讀者看我這本書的或者也曾讀過關於蘇維埃教育的其他著述。他們許會疑惑爲甚麼這裏所載的和他們在別處所見的有許多不相同的地方。對於這些讀者卻有三個答辯。第一是，在關於教育定期刊物裏面用這個題目來著述的人自從革命以來多未有到過蘇俄。第二個答辯是，當地的教育事情變動非常迅速，今日這樣，明日或許會突然變作別樣。第三個答辯是，若果你是一位練達的教育者，你必定要離家數月自己去看，這個經驗儘足以償其一切所費。

我起首教學至今已是一十二年。在這個期間我曾經看過許多國的許多學校。在我所有經驗當中，我從未見過有甚麼可以比並得我在蘇俄所見正在進行的教育工作的。

讀者聽見我這樣說，或許會斷定。以爲我認蘇俄作一個教育的樂園。可是全然相反。許多蘇俄的學校裏面設備的缺乏是再沒有別處可以看得着的。建築很舊，椅子破爛，黑板和圖籍也缺乏，教員和其他的教育工作者俸給都很低，積欠幾個月沒

有清發的也常有。學校只可收容蘇俄國內學齡兒童的約半數。人民教育委員會的委員長 Lunacharsky 曾經計算過全聯邦現下還缺少二十五萬的教員。縱使他們得到這麼些教員，也沒有許多學級來容納他們。恐怕在歐洲無論那一大國他那教育的境況在實質上斷不會再有比蘇俄更壞的。

蘇俄的教育機關不是樂園。只是戰場。在這個戰場中全體人民正向着無知作戰。應用着現代教育界爲這個目的而發明的所有一切武器，或者有時他們自己也會發明和擴展出多少武器來。

蘇俄負責的領袖已經是決意要做到不使蘇俄再有一代的兒童在無知中長大。他們決意要使爲那次代人民而設施的教育能臻盡善。是以他們向世界訪求知識，在國內力行實驗，以期建設一教育系統來教育兒童，使能適應於新社會的秩序。

蘇俄聯邦內教育上的成就迄今仍無足道者。當地對於教育效果的收穫所進行的鬭爭確是一齣最令人醉心的戲劇，爲我所僅見。從一個短期的兩個月的調查看來，他也許是教育上的知識和進步的一個很豐足的泉源。

在蘇俄參觀學校是一個經驗——很足以鼓勵人，令人永不忘記。兒童和教員都很歡喜與你會面。

在幾個中心大都市外，學校兒童從來未有見過美國人。戰爭爆發時他們都是嬰孩。自從那時候他們已與西歐文化相隔絕。然而他們卻也讀過 Jack London 和 Upton Sinclair 的著作，他們曉得 Henry Ford 和 Ku Klux Klan 的事，也曉得在 Tennessee 州 Dayton 地方所發生的「猴子訟案」。他們在銀幕上看見過 Charlie Chaplin 也看見過 Douglas Fairbanks。他們有武裝着的印度酋長和「西方野人」捕獵牲口以及其他一切行事的圖畫。這個情形大概在小學校上級和中等學校的兒童都是一樣的。有時這些兒童向參觀者發出無數的質問。他們要曉得爲甚麼美國不承認蘇俄聯邦。在美國的急進運動力量如何。爲甚麼美國的勞動聯盟如此保守。這些年輕朋友確都有真正的國際興趣。他們聽過許多人講，也讀過許多書籍，他們渴望着更多得些知識。

當我們巡視教室內的工作，和生徒們談話完畢後，那教員招呼我們一旁站着，

開口就問：在美國道爾頓法成效如何。在甚麼地方試驗着設計教育法。在美國怎樣施行知能測驗。誰是於生理學的心理學造詣最深。在你們的學校裏面兒童間許有多少自治。這些事情自然不是個個教員都問，但在實際上每間學校都有些專門家是對於教育的或一方面有研究的。這些事時常都有討論，外人所能供給的甚麼知識當然都受着極誠懇的歡迎。

無論那個學校當局，凡是我和他詳細談過的，幾乎沒有一個不說過「你所要問的只是這些麼，那麼你既問完，我還有些事很想問問你。」

還有一句他們常說的話：「現在你已經看過了這間學校的工作，你可否將你的感想告訴我們，你還有甚麼指教我們。」

六十日的學校參觀，不容我有精到的研究。我所看的通通不過七十間學校。沒有一間是徹底地研究過的。以後幾章的記述不過是一襲素描畫稿。但我覺得應該印行，一來因為關於蘇俄教育的英語著述絕少直接的知識，二來因為我相信其他各國的教育者都應該理會蘇俄正在試行的教育實驗的確是一樁重要的事情。對

於教育的研究者蘇俄的學校供給一個稀有的機會。在那裏他們那些寶貴的學說和計畫正在大規模地試驗着。蘇俄聯邦現下是世界中最大而且最重要的一個教育實驗所。各先進國的教育組織教育機關教育公署都應該派些專門家去採訪消息，提出條陳。